

大家
学术
译丛

[英] 威廉·雷姆塞 (William Mitchell Ramsay) 著

孙福喜 译

希腊文明中的 亚洲因素

Asianic Elements in Greek Civilisation

四 大家出版社

希腊文明中的亚洲因素

Asianic Elements in Greek Civilisation

[英] 威廉·雷姆塞 (William Mitchell Ramsay) 著

孙晶晶 译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文明中的亚洲因素/(英)雷姆塞
(Ramsay, W. M.) 著;孙晶晶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 - 7 - 5347 - 7423 - 2

I. ①希… II. ①雷… ②孙…
III. ①文化史—研究—古希腊 IV. ①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7901 号

大象学术译丛

希腊文明中的亚洲因素

[英]威廉·雷姆塞(William Mitchell Ramsay) 著
孙晶晶 译

出 版 人 王刘纯
特约编辑 王嘉黎
责任编辑 刘东蓬
责任校对 钟 驊
书籍设计 张 帆
监 制 杨吉哲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 - 63863551 总编室 0371 - 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制 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7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 - 351

大象学术译丛弁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对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特别繁荣;研究的方法、手段、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切对我们相关学科都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但囿于种种原因,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各科的发展并不平衡,也缺少全面且系统的学术出版,不同学科的读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能够翻译各类专业书籍的译者队伍也日益扩大。为此,我们组织翻译出版一套“大象学术译丛”,进一步繁荣我们的学术事业:一来可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具体的研究途径;二来可以为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来也可以满足不同学科读者的实际阅读需要。

“大象学术译丛”以整理西学经典著作为主,但并不忽略西方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目的是为中国学术界奉献一套国内一流人文社会科学译丛。我们既定的编辑出版方针是“定评的著作,合适的译者”,以期得到时间的检验。在此,我们恳请各位专家学者,为中国学术研究长远发展和学术进步计,能抽出宝贵的时间鼎力襄助;同时,我们也希望本译丛的刊行,能为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和学术薪火的绵延传承略尽微薄之力。

编者

前 言

本书欲探索和论述希腊文化的经验而不是其具体特征。它是我多年工作的结晶,这项工作最早开始于 1874 年我购买《赫西基奥斯词典》(*Hesychius*)之时。那时,我还是一名大学生。如果一个人致力于研究《赫西基奥斯词典》,就意味着他正驶向一片未知的海洋。甚至于每个人打开那本书都随时可以发现新的东西。只有莫里兹·施密特(Moriz Schmidt)可以不费力地使用它,他正是这本书最新版本的编辑。在波利-维萨瓦(Pauly-Wissowa)的《真实百科全书》(*Real-Encyclopaedie*)中给出了一个警告:使用这一版本时,必须谨慎。

我在小亚细亚(Asia Minor)搜寻希腊文化的源头。进口货物与它们的名字一同从其他地方传入,通过亚细亚传入希腊的语言保留了母语的形式。例如,居鲁士(Cyrus)和薛西斯(Xerxes)带来了阿拉伯的骆驼,印度或锡兰(Ceylon)传来了孔雀,安纳托利亚(Anatolia)并没有开采出锡矿。可见,这些名字都源自较远的地方。

虽然安纳托利亚语都是以希腊语的形式流传下来的,但是我习惯用拉丁字母来书写它们。因为拉丁字母比希腊字母更符合安纳托利亚语的发音。我经常有意地忽略重音,因为希腊语的重音并不适合亚洲人对这些词语的读音。

该书包括了 1915—1916 年间在爱丁堡大学的吉福德讲演(Gifford Lectures)。我已经对它们进行了修改,其中关于死亡和葬礼、祖先崇拜等方面仍没有涉及,但这些方面却占据了亚洲人生活和思想的很大部分。

感谢约翰·默雷爵士(Sir John Murray),第三章是《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中的一篇文章;第一章是 1922 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历史科学讨论会

(Congress of Historic Sciences)上的一篇演讲稿;第四章是1924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拜占庭研究第一次会议(the First Congress of Byzantine Studies)中的讲演稿。所有部分都经过了或多或少的修整。

现有条件迫使我根据记忆写作,没有更多可参考的数据。但是我写的东西在51年的研究中已逐渐成为我记忆的一部分。没有哪本书可以让我改变主意,除了那些权威们的发现,赫西基奥斯和第欧根尼(Diogenianus)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很多知识。

我应该感谢很多朋友给我的帮助,但我特别要指出的是巴克勒(Buckler)和塞斯(Sayce),他们的帮助与好意,我将铭记在心。时间飞逝,战争迫使研究工作辍笔,但我的学识依然在缓慢而稳定地增长。

这里说的有很多难以证明的东西。有谁能证明承载着五千年前的安纳托利亚人想法的那么多东西呢?如果不能领会其含义,他应该坚持自己的观点,将我的拙作丢在一边。

我只能详述经过长期的思考、旅行和探讨,甚至是争论所获得的东西。不幸的是,安纳托利亚史一直存在着争议。那些没有亲身游历,没有观察过的人,甚至可能比游历和考察了一点的人更有把握。带篷的马车遮住了旅行者的眼睛,使他们不能看清原野的真貌。然而,明智的学说逐渐得到普遍的接受,被创始人和其他人不断地修改。

但是它依然可以不断地接近事实。例如,关于赫梯(Hittite)的学说,赫梯的真相被不断地修改和完善。作为一名学者,我经历了整个争论的过程,从这个学说被首次提出,直到在很长时间里赫梯成为古典学者间的一个笑谈。现在那个学说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那些曾经嘲笑它的人(如果他们有足够的资本嘲笑)也写关于赫梯历史的书和文章,并探寻赫梯的王系。他们关注的东西甚至超出了研究所需要的,因而,研究进程受到阻碍。

我可以有把握地谈论赫梯,因为我的书不涉及这个主题。我只涉及安纳托利亚,前赫梯时代在某种程度上淹没于赫梯、后来的征服及后赫梯时代中。信仰、习俗、思想和语言经过赫梯、弗里吉亚(Phrygia)、希腊和罗马时期一直持续到现在。如我所愿,它们构成了这本书和其他书的主题。我不是为了证

实什么而写作,而是为了记录和唤起一些东西。时间会证明或修正一切。当我在《赫西基奥斯词典》、晚期弗里吉亚碑铭和在现代土耳其语中发现一组词“oa, oua, óba, ova”时,我认出了一个安纳托利亚词语,它可能表明,早期安纳托利亚语系在特性和语言上类似于古土耳其语。安纳托利亚人认为天上的东西与地上的东西属于同样的种类,例如运水船、山羊、狮子、蛇等。正如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他们也认为大地是天国的模式不完善的复制品。我不相信这种想法源自安纳托利亚,但是因为它出现在那里,所以我还是要研究它。

每个问题中的着重点可能是在《赫西基奥斯词典》中的一个非希腊语,或者是一个现代地名(有明显的古代起源),或者是罗马时期的一种信仰,或者是基督教殉难者的传奇故事。在研究中,我假设并坚信安纳托利亚人的想法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我没有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我研究的时代之前,已经使用铁器,许多家畜已经出现,相当规模的社会组织和家庭手工业也已经建立。我所知道的史前时期的线索很少,要探索古代地志,在某些地方还必须深入地、系统地进行发掘,而不仅仅是游历。在本书中,以“Asianic”来代表小亚细亚半岛及它的许多部落和语言,其中有许多现在已经消失了。在古代,小亚细亚没有整体的名字,它从来都不是一个统一体。我几乎用安纳托利亚来代替它,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安纳托利亚不同于小亚细亚南海岸的卡拉曼尼亚(Karamania),而本书和我的研究主要限于中部高原。我专门游历了西里西亚(Cilicia)和潘非利亚(Pamphylia),我经常希望立刻研究许多与那里相关的问题。在页眉中的“Asian”一词,对于我的研究,也显得太宽泛,但是它只是本书中出现的“小亚细亚”的缩写。

作为小亚细亚研究的先驱者,历史学命名阿奇博尔德·亨利·塞斯(Archibald Henry Sayce)为 palakinos(赫西基奥斯,被施密特标上了疑问号)。

我要为在不同章节出现的重复现象而道歉。不过,我是为了更好地讲清每一点。

威廉·米切尔·雷姆塞

爱丁堡

1926年10月18日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古爱奥尼亚人

1

第二章

神之山

9

第三章

埃匹门尼德

17

第四章

西亚的土地所有权法

32

第五章

涅美西斯与公正

41

第六章

特洛伊之门的两只秃鹰

46

第七章

狼祭司、山羊祭司、公牛祭司、蜜蜂祭司

57

第八章**村庄的权利**

66

第九章**弗里吉亚挽歌**

73

第十章**《伊利亚特》与特洛伊战争**

83

第十一章**古代小麦贸易的流向**

95

第十二章**希波纳克斯论吕底亚情景与社会**

111

第十三章**四轮马车**

144

第十四章**兄弟会与胞族**

150

第十五章**天堂与尘世**

168

第十六章**订婚与婚姻**

180

第十七章**四个爱奥尼亚部落**

192

第十八章
安纳托利亚妇女
212

第十九章
卡比罗伊
216

第二十章
安纳托利亚的月亮女神
221

第二十一章
总则
223

译后记
240

第一章

古爱奥尼亚人

20 多年前,在给一位欧洲学者的信中,我曾说,现在摆在我们历史研究者面前的主要问题是要回答谁是雅完(Yavan)——古爱奥尼亚人的后裔,他们在早期闪米特的(Semitic)传说中代表希腊人(《创世记》第 10 章第 4 节)。在传说中,它们被称作伊莱沙(Elishah)、他施(Tarshish)、基提(Kittim)和多单(Dodanim)(在《历代记》第 1 章第 7 节中称作罗单)。¹在这些描述中,这四个国家具有相似的特征,很早就与闪米特人有了联系。²它们经常被称作兄弟,或者是因为它们在民族上的联系,或许是因为它们居住在毗邻的地区。这些国家是根据它们的岛屿(或海岸?)来划分(或分配?)的,在每个民族中又根据它的语言、语系来划分。基提(Kittim)可能是塞浦路斯(Cyprus)的科新(Kition),他施(Tarshish)是塔尔苏斯(Tarsus),至于伊莱沙(Elishah),我不能贸然下结论,但塞斯确定它是阿莱西亚(Aléian)平原,在塔尔苏斯东部,最初是阿莱森(Alesion)。这个平坦而富饶的平原可能属于古老的城市马洛斯(Mallos 或 Marlos)。荷马提到这个平原时说它曾经是一个荒凉的、很难穿越的地区。毫无疑问,在早期它是个沼泽地(见《圣保罗之城》[*Cities of St. Paul*, p. 99])。

雅完和歌篾(Gomer)是兄弟,都是雅弗(Japhet)的儿子。歌篾的长子是亚实基拿人(Ashkenaz),从 1878 年开始研究安纳托利亚时,我就认为它是安纳托利亚的阿斯卡尼亚(Askania),这个词作为一个地理名字,在小亚细亚广为流行。迈恩·阿斯凯诺斯(Men Askaenos)与阿斯卡尼俄斯(Askanios)一同带领弗里吉亚人和迈奥尼亚人(Maeonians)去援助普里阿摩斯(Priam)。

作为一方人民的名祖(其姓名被用于命名地方或部落),在雅完(希腊的伊翁)和他的儿子们占领这个大半岛海岸之前,亚实基拿是小亚细亚大多数人的代表。《耶利米书》第 51 章第 27 节(Jeremiah. li. 27)中列举的亚拉腊(Ararat)、米尼(Minni)、亚实基拿(即亚美尼亚人[Armenian]、库尔德斯坦人[Kurdistan]和安纳托利亚人)证明了这一点。

弗里吉亚人的入侵比这个重要文献(《创世记》第 10 章和《历代记》第 1 章)的出现更晚些。荷马大概在公元前 820 年³创作的《荷马史诗》,在史诗中,他将阿斯卡尼俄斯描写成普里阿摩斯和特洛伊人的同盟者,在特洛伊战争中与亚该亚人(Achaeans 或 Achivi)为敌。

虽然每个学生都认识到爱奥尼亚人的文件——雅完的儿子们的“信件”的重要性,但是当权衡亚洲部分的希腊与欧洲部分的希腊时,却没有人确定它们总体的价值。在抒情诗中,阿尔凯奥斯(Alcaeus)与萨福(Sappho)几乎代表了人类所设想的可能取得的最高成就。在挽歌方面几位杰出的人物是米涅摩斯(Mimnermus)、卡利诺斯(Callinus)和阿尔克曼(Alcman)。

哲学和科学方面,泰勒斯(Thales)、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和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被列入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之列。泰勒斯掌握了日食的时间并预测了公元前 602 年的日食。阿那克西曼德设想地球是一个圆柱体,这种构想明显是对认为地球是一个平面的观点的改进。赫拉克利特是一个总能引起每个思想家兴趣的人物。他能够言简意赅地描述伟大的哲学和科学真理。除了他之外,还有谁能够用两个词语解释一个伟大的规律,即世界总是处于一个流动的状态。

史诗方面则以伟大的荷马和几个诗人为代表。从对希波纳克斯(Hipponax)的残篇的研究来看,他不仅是谩骂艺术和粗俗讽刺诗的名家,而且也是一个被赋予了真正天赋的诗人,这可以补救其粗俗的一面。

赫卡泰乌斯(Hecataeus)和希罗多德是优秀的历史学家。几个老的爱奥尼亚历史学家虽然被修昔底德所排斥,但是他们将传说以历史的形式进行了分类和整理。现在,古老的希腊传奇故事和传说获得它自身的价值,但它们

的遗失却令人非常遗憾。

虽然几个最伟大的作者被计算在内,但基克拉底斯群岛(Cyclades)的作家被忽略了。例如,派罗斯(Paros)的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chus)。但是,既然开俄斯岛(Chios)、科斯岛(Cos)和勒斯波斯岛(Lesbos)与安纳托利亚的亚洲希腊地区距离如此近,并且几乎像臂膀一样围绕在它们的周围,这几个岛的作家应该也包括在内。

在医学方面,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作为医学科学的真正缔造者,在整个希腊历史上是非常著名的。罗马时期的盖伦(Galen)是在古代医疗方面唯一一个与希波克拉底齐名的人,他也是安纳托利亚人。他们的经验来自病人,他们或求助于科斯岛的阿斯克勒庇俄斯(Asklepios)神庙,或求助于许多其他的地方,在这些地方,有治病疗效的温泉彰显着掌管土地的仁慈女神的治疗能力。她们有的是被简单的称作女神,没有自己专有的名字,有的在更晚些时候的希腊世界被称作西布莉(Cybele 或 Anaeitis)阿耳忒弥斯(Artemis)。病人通常认为自己是被通过启示或托梦来传达的神圣预言治愈的(这些预言通常十分荒谬,并且仅仅是迎合大众的迷信心理)。但这些预言在各种圣地被预言家和医生解释和运用。在埃皮道拉斯(Epidaurus),许多病人的医疗记录包括了一些不科学的内容,但是医生的笔记里的描述则不同,记载着病人接受了医疗护理(正像在《使徒行传》第28章里那样)。

这些伟人们不仅在文学才能或学术上的能力令人惊讶,更惊人的的是他们的创新素质。他们是创造新发现和揭开新思想体系的开拓者。作为希腊文学和科学的创造者,他们的杰出品质很少受到重视,主要因为除了荷马之外,没有人完全免于时间之手的毁坏,有的甚至没能留下足够的残篇来充分体现他们的成就。现代学校的古典学教育太专注于戏剧,戏剧作为真正文学的一个分支是阿提卡(Attica)创作的,但是它的起源必须被追溯到小亚细亚和雅典人中的爱奥尼亚因素。

在评价希腊思想时,现代人一般倾向于认为雅典是“希腊的眼睛,是雄辩艺术之母”。然而,几乎每一个文学或科学的分支真正本质的东西和每个领域中最早的伟大人物都属于古爱奥尼亚人的城市和殖民城邦。在戏剧方面,

我们还保留异议,它可能起源于爱奥尼亚和安纳托利亚的丧葬习俗。我们也必须将演说词排除在外,不管它是政治家的演说,还是民众领袖或投机政客

的演说,都是获取民主的一种方式。⁴

一个奇怪的事实引起了每个探寻者的兴趣,即在古代希腊神话中,希腊人的名字几乎都不属于希腊语。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名字中,有很多在安纳托利亚出现,并且在形式上与欧洲希腊名字的形式一致或非常相似。

我们必须重视一种在晚期希腊化时代出现的很强烈的倾向,即将安纳托利亚名字翻译成希腊语或拉丁语。例如,我们在吕卡奥尼亚(Lycaonia)发现的一个叫隆格斯(Longus)的人和另一个叫德里克斯(Dolichos)的人,可以十分确定,名字是安纳托利亚词语,最初的含义为“高大的男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译成了世界上两个高度文明化的语言。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农民高大而强壮。正如马哈菲(Mahaffy)曾经说的,他们就像爱尔兰人,“是高原的牛奶养育的”。在希波纳克斯的第一个残篇中,我们读到,一个迈奥尼亚的旅行者沿着皇家道路(Royal Road)来到以弗所,文中对此逐步描述:他是一个男人,体格健壮⁵,腰围超过雅完的后代很多,雅完的后代是一个体型纤弱的民族。(虽然波利蒙[Polemon]描写的晚期爱奥尼亚人是体格健壮的人)

在文献中是这样,在战争中也是如此。从欧洲部分的希腊比亚洲部分的希腊强大时起,欧洲希腊每次欲作安纳托利亚海岸东部爱琴海的霸主或建立帝国的企图,最后对两部分希腊人来说都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也是一场灾难。当这种企图进入思想领域时,两部分人真正的历史混乱就出现了。虽然他们来自同样的祖先,但他们不是同一类人。欧洲希腊人血统十分混杂,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人也是如此。欧洲希腊人的混杂因素主要来自北方,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人的混杂因素在早期来自亚洲方面。爱奥尼亚人从亚洲向欧洲的大移民当然也会对欧洲希腊人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亚历山大东征后,许多欧洲希腊人定居在亚洲城市,并在那些城市的钱币上留下痕迹。那些铭记他们城市的建城传说不是虚构夸大,而是隐含着事实。⁶

我记得在前面已经说过,亚洲海岸的希腊人是古爱奥尼亚人,是雅完的后代。那里有三个区域揭示了不同的血族,伊奥利亚(Aeolic)、爱奥尼亚和多

利亚(Doric)可能会被质疑,但是正如前面解释的那样,我依然坚持认为这些人是真正的希腊人。古风时代的爱奥尼亚人可能比后来的人更接近伊奥利亚人和多利安人。最典型的、最有势力的安纳托利亚希腊人无疑是爱奥尼亚人。他们的城市——从福西亚(Phocaea)到米利都(Miletus)是最大的移民中心。现在已经证明,它们的影响从西班牙海岸到黑海东岸几乎都是最大的。米利都的影响比黑海地区影响更大,北部福西亚超过了地中海西部地区。爱奥尼亚市场的繁忙可以被证明,其中离的最远的地方毗邻环地中海地区或是其中的一部分。⁷自然,在希腊人中,有地方情感和恩怨。荷马也会如此,很明显,米利都属于西海岸的北部地区,可能是古老的伊奥利亚城市士麦那(Smyrna),它到后来被爱奥尼亚化了。因此,他表现出反米利都的情绪。米利都是他所提到的唯一一个作为特洛伊同盟者的希腊城市。

荷马比其他所有描写雅完后代以及他们与亚实基拿关系的文学作家都早得多。他是我所知道的最伟大的文学家,他也是希腊主义(Hellenism)真正的缔造者。只要他们能向他学习,这个美好而精致的缔造物会一直存续于之后的时代并成为它们的老师。希腊主义产生于西部海区和安纳托利亚岛屿,并在它们的战争游戏里的军队冲突中得到哺育。

亚洲和欧洲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竞争观念和《伊利亚特》(*Iliad*)与希罗多德的《历史》所传达的观念。在《创世记》第10章中,雅完和亚实基拿首次出现。对雅完和亚实基拿之间的关系最早阶段的了解主要来自语言的研究。希腊语是一种高度复合的语言,大量与农业、园艺、金属发掘等相关的词语从安纳托利亚传入欧洲的希腊。随着艺术的传入,相关产品的名字也传入了。因此我们的研究必须主要以语言为基础。举几个例子会有所帮助。首先拟定三条原则:(1)在荷马史诗中的任何冷僻词语或在希腊语中仅仅来自荷马史诗而被后来的作者效仿的词语可能是安纳托利亚语;(2)希腊语中,任何与早期安纳托利亚的城镇或村落的原有名字一致的词语,任何根据安纳托利亚语模式组合而成的词语,同样可能是借用安纳托利亚语;(3)任何早期希腊或希腊神话中使用的安纳托利亚人名,也可能源自安纳托利亚语。

菲克(Fick)在他大胆的具有开创性的作品中,已经表明上面假设的分类,

他指出了唯一的前进之路。他的代表作品(*Vorgriech. Ortsnamen* 和增补的 *Hattiden und Danubier*)现在在他的家乡几乎从未被提起。他首先叙述了许多有用的一般原则,提出了许多启发性的假设。他并非总是正确的:那是他作为先驱者必须付出的代价。有时这些书的后半部分与前半部分发生分歧,一些修正也并非总是奏效。然而他为后人留下了指明方向的火炬,他确立了安纳托利亚是东西方之间战场的原则。可能最初他几乎不是有意的,并且他在任何地方也不强调它,因为他仅仅是要搜寻和引导出词源学的趋势和倾向。大胆地使用 *Hattiden und Danubier*——亚洲和巴尔干(Balkanic)的题目时,他必定对这些有所了解。

但是哈梯(Khattiden)是否是在亚洲,一直不能确定,根据赫罗兹尼(Hrozny)和支持他的人所说,哈梯似乎暗示了某些古拉丁语的东西。我用了一个模糊的术语,而赫罗兹尼无疑作出了限定和转变。但他确定了哈梯是欧洲的,至少是非亚洲的,是西方的而不是东方的。

可能我开始于这样的假设:哈梯人或赫梯人不是原始的安纳托利亚人,而是一个征服者部落,来自东北方或巴尔干半岛。在我看来,如果再大胆一点说,更有可能来自后者。

但是马上就会有人问,雅完的后代是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和开拓者,还是被来自更远的东方的假设和观念混淆了?我认为,后者观点不仅更有可能,而且实际上更确定无疑。在每一次伟大的运动中,需要两种影响才能产生生命的火花。在这一个例子中,两种影响以两个名字——雅完和亚实基拿为代表。如我所相信的那样,后者所代表的是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人,而不是西徐亚人(像一些学者最近所坚持的那样),他们属于黑海的北部和东北部,完全在文明成长边界之外。文明的成长在交往中获得动力,这种交往发生在东方和西方的桥梁地带,即小亚细亚高原。沿着这座桥梁,海岸的居民之间存在着不断的交往。这些人是雅完的后代和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人。正如我们从希波纳克斯和其他文献中所获知的,他们带着大陆内部地区的产品,沿港口城镇进行贸易。我们最早的权威资料没有指出在进行贸易时,沿海的人进入内陆地区,而是内陆人向沿海城市流动。他们带着他们的产品,甚至包

括他们的知识、艺术和记忆来到沿海地区。这种交往,刺激了爱奥尼亚文学、科学和艺术惊人的发展。随着他们带来的商品和宗教,安纳托利亚相关的名字也传入该地。这样,安纳托利亚词语渐渐大量地渗入希腊语中(参见第十九章)。

金属的认识和冶炼方法无疑源自安纳托利亚高原或可能更远的东方。它穿过大陆桥传到西方。文明的运动似乎总是向西的。日耳曼人的向东进军(Drang nach Osten)是一个例外,但是它是短暂的,而且对双方产生的真正的益处并不多。俄罗斯人的向东运动则几乎不能被称作文明的运动,它很少或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努力促使文明发展。阳光与生命是自东向西的。

在宗教和社会制度领域中,希腊语从安纳托利亚语中借用词语最明显。这些制度有时是宗教性的,有时是社会性的。但是,在古安纳托利亚的神权政体中,宗教指导并控制着社会形式。因此,所有的社会组织都来自女神。她通过作为祭司的统治者教给她的孩子们正确的生存法则,教他们管理好农业、照料家畜及快乐地生活。当他们违反她的任何法则时,她会惩罚他们。⁸

女神的法规用来保持共同体的最佳状态,为的是保护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当个体遭到一种疾病的困扰时,他扪心自问,就会发现自己违反过女神的法则。但是,所有这些惩罚中,最严厉的是使人消瘦的发烧的惩罚形式,它实际上深入人的骨骼中,它不是损伤人的任何部分或器官,而是毁坏他的整个身体。它被认为是女神所使用的最特别的武器。在《伊利亚特》(*Iliad*, I, pp. 49ff.)中描写了男神和女神用他们的箭杀死希腊人。虽然瘟疫是将许多人聚集在一个营地导致的自然结果,但是希腊人认为,是他们破坏女神祭司的家所犯下的罪孽所致,它引起了神的愤怒。公元前430年的可怕瘟疫是将阿提卡所有人带入长墙(Long Walls)内,完全忽视卫生所导致的结果。⁹

注 释

1. 可能罗单(Rodanim)是对的。罗得斯自然是雅完的儿子们接触闪米特人最早的地方之一。因此罗单是雅完的第一代后代。
2. 我推断,在这个意义上,小亚细亚的伊奥利亚人、爱奥尼亚人和多利亚人是兄弟。方言以一种值得注意的方式发生变化。希罗多德和希波克拉底都是多利亚人,却用爱奥尼亚语书写。这三种人的差别需要进行